



薯片与焦叶

井玉梅

女儿爱吃薯片,时不时地在购物平台上买一箱子各种口味的。在我看来,薯片里浓烈的红烩味、烧烤味,抑或清爽的柠檬味、黄瓜味,都带着一股工业调味料的整齐划一之感。可那现代分毫不差的精准调配,刺激着我的嗅觉,也仿佛触碰到了我内心深处那朴素本真的味蕾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年期间,我们安徽淮北一带的自制酥脆零食——炸焦叶,曾经是我童年美好的零食回忆。炸焦叶吃着方便,拈起一片就能入口,又酥又脆,还有芝麻的清香,最关键的是材料易得,做法简单,立等可取。年前是油炸各种食物的时候,母亲要把过年宴席里可能用到的荤菜半成品都准备好,按照现在的说法叫“预制”。只有正经上桌的菜品做得差不多了,才能在间隙中给我们小孩儿炸点焦叶子解解馋。

只要母亲忙完手里的活计,对我们吆喝一声,说要做焦叶子了,我和哥哥就急不可耐地把面粉从面袋里舀出来,倒在灰色的大陶盆里。我们看着母亲拿起两个鸡蛋在碗沿上磕碰一下,清亮金黄的蛋液滑入面粉里,然后撒芝麻,滴香油,徐徐倒入清水,慢慢拌成面絮,再一点点地揉搓成光滑的面团。面团稍作醒发,半小时后,它就要“变身”了。

醒好的面团被放到事先撒了面粉的案板上,准备接受擀面杖的“千锤百炼”。只见母亲的肩胛骨、胳膊和手腕协同发力,压、推、卷、碾,反反复复,不厌其烦。不知母亲周而复始了多少次,面团的形状不停地发生着变化,由厚变薄,一直到薄得可以看清案板上的木纹,最终变成了一张大面片。当我以为可以切片时,母亲又

重新把擀得又大又圆的面片卷在擀面杖上,沿着擀面杖的轴向横向划了一长刀。瞬间,圆圆的面片变成了数条长方形。拿开擀面杖后,母亲再纵向切上几刀,那些正方形或菱形的小面片便整整齐齐地诞生了。不过生坯还差一步——每个“小叶子”上面要划上平行的两刀。我疑惑地看着母亲麻利的动作,她说这样炸得更透,也更焦脆。

等待已久的我们,早已盼着焦叶子下锅了。“坐”在煤球炉上的热油铁锅,仿佛也等得不耐烦了,可母亲并不着急。她将叶子生坯一片片贴着锅边轻轻放入,生坯一遇热油,寂静瞬间被打破,“滋滋啦啦”地在边缘冒起泡泡。五六片下去,锅就满了,白色渐渐变成金黄,周边开始卷翘,身上鼓起了小泡泡,香味氤氲在空气中——芝麻香、麦香和油脂香混合在一起,简单粗暴地攻占了鼻腔。热气直冲天灵盖,让人猛地一激灵。我和哥哥围着铁锅,一边咽口水,一边忍不住指指点点——

那个有点焦了,得捞出来。

这个得翻个面。

差不多都能吃了吧。

……

母亲看着迫不及待的我们,用漏勺捞起来一个炸得焦黄的。我和哥哥争着去抢,好烫!但谁也不松手。伴随着“咔嚓”一声,结果只能是一人半个,顺带掉下了点脆渣。我俩谁也顾不上抱怨,吹吹烫到的手,赶紧

把半个焦叶子送到嘴里,哈着气嚼一嚼,脆!还带着点芝麻的香喷喷。

不一会儿,母亲便炸出了一脸盆焦叶子。我们嘴里嚼着,手里抓着,腮帮子鼓鼓的。母亲忍不住阻止我们:“少吃点,一会儿怎么吃饭?”我俩一边吃,一边很不诚实地说:“吃完嘴里的这个就不吃了。”然后偷偷地再抓一个,吃干净了,还意犹未尽地舔舔手指头,把最后一缕油香也吃到肚子里。

那时候,从冬月到腊月,再到过春节,风比现在刺骨得多。遇上大雪天,交通不便,想买点新鲜吃的都难。亲戚朋友来了,家里总得备点零食吧——水果之类的少之又少,焦叶子就成了待客的零嘴。而且,焦叶子能放半个月。如今这看似普通的零食,过去只有在过年时家里才会炸制。每当看到制作焦叶子,就知道年要来了。

焦叶子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,又略带物资匮乏的心酸。如今,家里的储藏室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口味的零食,可女儿还是最喜欢薯片。她说,薯片有种魔力,让人欲罢不能。想吃时,“刺啦”一声撕开包装,立刻塞进嘴里,吃上一袋,烦恼全消。

她的满足来得如此简单快捷,几乎忽略过程。我儿时的焦叶子,同样酥脆,却需过年时和面、擀皮、切划、油炸,工序不复杂却耗时耗力。我们口舌的满足,是长久守望与漫长等待后的馈赠。回想起来,何止是食物的滋味,更是情感发酵后的醇厚。

我看着女儿吃完了最后一块薯片,她也舔了舔手指头,随即便沉浸到电脑的虚拟世界里了。我的焦叶子,难得,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;她的薯片,易获,却不会有那么深切的情感温度了。

志趣,可解释为志向和情趣,或曰志气和兴趣。“志”加“趣”,意味陡浓,魅力凸显。“志”似映照远方的灯塔,“趣”如照亮幽径的烛火。志趣是蕴藏于命运深处的精妙组合,既为生命注入不熄燃料,又为灵魂赋予丰盈质地;既能使弱者在尘世中不致沉沦,也可使强者在进取中获得更大动能。

志趣的力量

胡建新

志趣所点燃的,是生命持久燃烧的薪火。志趣相融,如灵魂深处不灭的灯盏,引导人们在长夜踽踽独行时仍能循光而行。徐霞客一生“志”在山水,其“趣”亦在山水之间。当他在断崖绝壁间攀爬、在荒芜村落中跋涉时,倘若仅存一腔孤高之“志”,而缺少对天地奇观的亲近与痴迷之“趣”,恐怕早已被“途穷不忧,行误不悔”的险途消磨了心志。正是那份溢觞于本真的山水之“趣”,使其“志”在困厄中未曾冷却,最终化为《徐霞客游记》中那些饱含热忱的文字。

志趣所孕育的,是足以穿透时空的创造力。李时珍毕生志在“寿国以寿万民”,其“趣”亦深植于草木虫鱼的精微世界。正是这种由“志”引领、由“趣”浸润的漫长求索,使其“搜罗百氏,采访四方”,几十年如一日躬身田野、亲尝百草,最终将千载零散的药石知识熔铸为《本草纲目》的皇皇体系。倘若没有对草木性状、药效流转等近乎痴迷的兴趣,单凭济世之志,又怎能支撑其完成浩繁而精微的辨识与编纂?志趣恰似罗盘,引领着创造力穿透岁月的迷雾,抵达梦想的彼岸。

志趣之所以蕴含巨大力量,在于它构筑了一座联通精神高地与生活平野的桥梁,使宏愿得以扎根日常的沃土。孔夫子“志于道”,其“趣”却生动地体现于“申申如也,夭夭如也”的日常气象,彰显于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的生活情致。如果仅有高悬于“道”的志向,而无俯身于具体生活纹理的乐趣,志向就难免沦为空洞口号和枯槁教条。“志”与“趣”的交融,才使那高远之道化为可亲的言行与可感的生活态度,然后便有了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”的生命热度。

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张载说:“志趣不远,心不在焉,虽学无成。”志趣的宏阔与深远,决定了心力的凝聚与坚韧。“志”是不熄的引擎,“趣”是最好的老师。当“志”与“趣”相互滋养、融通无间时,便汇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向心力,使心有所系、力有所聚。人生在世,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,抑或是待人还是处事,只有以志趣为先导、以志趣作驱动,才能抵御“摆烂”的颓废,挣脱“躺平”的泥沼。



网络新词语

萝卜纸巾猫

丁士舜

“萝卜纸巾猫”是近期爆火的网络热梗,源自某宠物博主训练其饲养的三花猫分辨萝卜和纸巾的视频。视频的核心场景是博主摆放萝卜、纸巾、米老鼠玩偶等物品并反复下达分辨指令。视频中的三花猫并不是真的能分辨物品,而是通过观察主人反应来“蒙答案”。虽然训练并没有完全成功,但三花猫展示了一种更符合现实逻辑的方法:通过观察主人的脸色来做出选择。这种表现既聪明又笨拙,十分搞笑。

真正让这个梗走红的,是三花猫在物品移动后仍触碰原位置的“史诗级稍息”场面,因其极具喜感而成为网络传播爆点。该梗的大范围走红,还带动了对它的再创造:从宠物模仿延伸到人类演绎,再到手绘、游戏画面复刻等抽象形式,场景覆盖职场、校园、文旅宣传等多个领域。



勤盛兴粮店大约创立于清末,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丁字沽一带规模最大、经营最好、知名度最高的杂粮货栈。货栈位于丁字沽的北头儿,占地面积巨大,共有三道大院,两座粮库,五间账房、六间客房、一间磨房,一口深水井和一个专用码头。每天的运粮船一条又一条停靠

图说历史

勤盛兴

长弓 文并绘

在码头,大马车一辆又一辆排队等候运粮。那时,丁字沽粮店一律经营原粮,以玉米、黄豆、黑豆、稻子、麦子为主。上世纪30年代初,勤盛兴又在河北粮店街开办了分号。天津沦陷后,粮店生意每况愈下。抗战结束后,生意仍未见好转,勤盛兴只能分家各自求生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